



呂氏與韓德家  
讀書孝孫某守  
不許損失陪賣  
遇香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

正觀君臣論治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醒高  
居正

九月己酉上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  
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  
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  
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  
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  
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  
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  
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  
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

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自所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彘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灑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灑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踞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榮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

通鑑綱目卷之九  
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  
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  
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  
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  
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  
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  
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  
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  
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恠既今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  
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  
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卿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  
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踈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  
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甌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

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群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  
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垂謬已多下諛上蔽  
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  
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  
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  
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  
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  
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鞋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  
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

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輔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灋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

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則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上以兵部郎中戴胃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胃資陰敕今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胃事覺者上欲殺之胃奏據灋應流上怒曰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灋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灋朕復何憂胃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又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謬失請令御史劾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摭疵類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

言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濫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閏三月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本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邾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夏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直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上問公卿以享國義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又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秋九月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郇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

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有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皇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

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悔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吾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佞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進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三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未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

非不正順一人之頽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灋與帝王徇奢欲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灋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上當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二年春正月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堯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東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寬宥孟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



公能如是乎又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頴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凜前世之賢相也

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踞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自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量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頃更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頃更遠於身與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目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而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

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漢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德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滛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柰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秋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室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九月上曰此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間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上使

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真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

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  
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  
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  
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  
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  
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  
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  
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李虛上林賦浮華無用  
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  
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  
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  
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

各知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書  
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  
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位居尊極  
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  
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  
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  
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  
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  
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春二月甲寅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  
戶部尚書戴胄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  
臣參議朝政 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薨

夏六月乙卯癸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  
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  
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  
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  
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  
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夏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  
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晝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  
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  
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

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  
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後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  
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  
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  
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

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  
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  
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  
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  
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  
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

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冬十二月諸宰相侍宴

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又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總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跣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閔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

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  
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又  
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璉修洛陽宮璉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  
免璉官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  
資俸祿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頃關  
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  
以為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  
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  
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  
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  
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  
制萬代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

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  
而有司湏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  
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  
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  
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  
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  
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  
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求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  
弊百姓今康國內附黨有恙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

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用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  
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  
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  
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  
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  
丞張元濟恠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  
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  
之

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  
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  
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  
巔刻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君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

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  
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  
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  
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  
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  
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  
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  
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三月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丞  
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  
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  
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



之情乃知真杜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  
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  
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  
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  
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  
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  
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  
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  
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  
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

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後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  
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  
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  
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  
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  
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  
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  
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徵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  
曰誠有是事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  
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

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  
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  
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  
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  
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怫意觸忌非  
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  
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冬十二月中年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  
高髻雲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  
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

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  
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  
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謬如  
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  
亡譬如饒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  
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王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封事者  
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  
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頓頭後豈非天子兒邪朕  
但不聽諸子縱橫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

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卿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灋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栢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栢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

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懲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龍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俯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二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搏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諛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

危之理皎然在自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秋七月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

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

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總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總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

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晉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邠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味且不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鉅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矣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於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

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  
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  
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真觀之初  
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  
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  
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  
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  
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又  
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  
月上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墮四豕有豕突前及馬  
蹙民部尚書唐倫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  
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

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  
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  
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已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  
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  
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真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  
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  
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  
真觀之初恐人不諫常道芝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  
有難色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  
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

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胃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秋九月甲寅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

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夔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豈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疆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傳世封刺史 夏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九  
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冬十一月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豈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

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右庶子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閤殆不能少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冀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仗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止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



德勞擾實多 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  
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狗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  
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  
言良為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  
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  
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無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  
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  
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  
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  
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  
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 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  
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  
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  
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

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特進魏徵有疾上

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候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  
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  
長又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  
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  
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  
為黎元與國家豈為一人何事過謝 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為兆民  
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

欽使之皆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  
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歷南寧戎廣州都督  
仁弘有才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嚴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  
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執戮方哺食遂  
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赦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  
上復召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  
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  
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  
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回請於庭自旦至日昊上乃降手詔自稱朕  
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  
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

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一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  
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  
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終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魏徵薨上思徵之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  
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  
一鏡矣 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  
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  
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  
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哉云業已之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  
得乎時皇工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  
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或留京師教以經  
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

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以前代不觀蓋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

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秋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二十年秋九月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及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言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臣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鷲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

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棄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或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裳之所垂棟梁之禮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冬十二月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避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勲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父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

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秋八月己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巨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  
納諫去終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  
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  
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  
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  
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  
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榮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  
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  
不保且成違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秋七月司空梁武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  
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  
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

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

語見唐平遼

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

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

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

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  
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  
宜哉

### 唐平遼東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五年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  
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  
數

七年春二月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曆遣使冊建武為遼東郡王

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為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  
九年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  
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太宗貞觀五年

新羅王金真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十五年秋七月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  
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  
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徃徃見中國人自云家在  
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  
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  
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  
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  
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言向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  
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  
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  
人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為數段弃溝中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  
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  
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  
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避不避阨谷踞絕行者國  
人甚苦之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  
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  
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十七年夏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  
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三十一  
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鞞鞬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隋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秋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齋爾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獎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獎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隣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宴顧眄則四夷嚮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邇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霄下民延頸待救此



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

郊勅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百太常卿常挺為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大僕少卿蕭銑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銑瑀之子也 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郤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甲寅車駕行幸洛陽

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

璿已致仕上以其常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

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且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

美惡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田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即日拜右

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

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

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

趣遼東勣軍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

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羅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

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擡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

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

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

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

四曰以逸敵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於是九頓

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  
嚴高麗之師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諸將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為洛陽宮留守乙  
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  
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  
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  
軍總管使從行 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  
定州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  
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  
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噉肉飯雖春蔬亦不  
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

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  
効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與鎮守輔以俊賢欲  
使天下識汝風采大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  
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  
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  
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  
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  
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  
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  
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二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  
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  
首數千級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

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壬子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畢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至城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為然果毅都尉馬

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赴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義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義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槩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九  
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萬餘萬徹之弟也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戰上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它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依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上

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苾何力瘡重上自為傳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効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為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霄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憂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

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父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陳凡出奇制勝皆上稟勝謀諸將奉成筭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輾輻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

上簡釋薩巴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邊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頰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阮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援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已邠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 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謀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謀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往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屩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

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省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阮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又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老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

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鷄鳴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鷄鳴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卜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勸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乙酉至遼東丙戌渡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澤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

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夏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踊呼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丙戌車駕至定州

壬辰車駕發定州

戊申至井州

二十年春二月乙未上發井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吳以

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忽忽吾不憶也

閏月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夏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 上自高麗遠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

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駕至京師

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侯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



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即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李世勣軍既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秋七月牛進達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達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冬十二月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册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三月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疏諫其略曰以

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育三方翻成覆敗之荼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國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夏四月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

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六月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盜虜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劔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楊趣萊州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  
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  
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  
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  
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  
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  
此哀鳴死且不朽元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  
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八月丁丑敕  
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九月己丑新  
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三城 冬十二月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  
子文王入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  
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夏五月己巳上崩壬申遺詔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

高宗永徽二年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  
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五年夏閏四月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六年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  
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名振等  
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與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顯慶三年夏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  
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  
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四年冬十一月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温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立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齊進以伐百濟以春秋為嶮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

秋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緝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恭自立為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恭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恭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

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敕火

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

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涇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陽城門觀屯營

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即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

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豈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  
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眾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  
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重厝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頌大唐正  
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威所向皆平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  
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  
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  
眾其勢益張仁軌眾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表詔新羅出兵新羅王  
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  
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為涇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  
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  
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涇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灑敏為樂浪郡王新羅王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  
至值水大合何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  
三萬級餘眾悉降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二年春二月甲戌涇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  
刺史沃沮道總管龐於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二人皆  
戰死蘇定方圍平壤又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秋七月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  
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  
可徇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籍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  
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

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總接凶醜自滅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虜縱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殘虐臣臣猜離行相屠戮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從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峴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

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自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三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殺之曾孫也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

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奕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

天海水皆亦百濟王豐脫身犇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  
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  
有謀畧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  
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  
人道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  
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  
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  
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馘  
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曷者所託未得  
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効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  
存城遲受信棄妻子犇高麗詔留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  
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尸口理村聚

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  
頌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  
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  
理卿本武人所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  
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爾書勞勉之  
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觀所存戍兵疲  
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  
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  
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救使  
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  
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度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

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項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是時將帥誦令許以勲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勲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勲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勲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為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為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

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累萬里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詭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敕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二年秋七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

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乾封元年夏五月高麗王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知國政出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九  
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使為鄉導又以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同討高麗 秋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眾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賈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

用

二年秋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為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



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糲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  
畧

總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  
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奮用  
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  
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  
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  
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豐也今高藏微弱權臣  
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  
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  
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  
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應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

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  
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  
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  
行城拔之

秋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宅道者  
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  
拔平壤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  
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  
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  
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  
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  
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  
金元殿以高藏政非已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貞外同正以泉男產為司

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已巳謁太廟

二年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咸亨元年夏四月高麗酋長劔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劔牟岑奔新羅

四年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三年冬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

擊破之

四年夏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劔盧河之西俘獲數千餘人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鷄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畧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也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畧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

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儀鳳元年春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徐克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二年 初劉仁執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中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開耀元年冬十月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冬十一月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羸食它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十二年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卧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

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闕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蓋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

統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所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二十三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高宗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讚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贊普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疆大威服氏羌皆其謀也

顯慶三年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五年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龍朔三年夏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

涼州請徙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清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 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爾書責讓之

麟德二年春二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踈勒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秋八月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耻屠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

車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人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甚衆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司憲樂彥璋即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閏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三年夏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

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隣好上不許

儀鳳元年春閏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己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獄乙酉以洛州牧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一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二年夏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為遊擊將軍

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三年秋十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

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

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彭城僖

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

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

高崗以壓之左領軍負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

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餘衆還鄯州審禮諸子自

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救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

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黑齒

常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

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

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帥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

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令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勲仍淹滯不聞斬一臺即戮一令史以謝勲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曷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調露元年春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僕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  
即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葬普之葬

永隆元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擢常之為  
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  
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  
劔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  
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  
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踈勒等四鎮北抵  
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冬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于

吐蕃

開耀元年夏五月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  
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永淳元年秋七月吐蕃將論欽陵寇拓松翼等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  
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

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  
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  
辭也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蕭待價為燕然道行軍  
大總管以討吐蕃

三年冬十一月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  
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  
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  
罷之

永昌元年夏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



蕃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天授二年夏五月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長壽元年春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夏五月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王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督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督益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驍揚衛將軍孝傑父在吐蕃知其

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閻疎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

延載元年春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救論贊乃突厥可汗倭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天冊萬歲元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貞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秋九月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

遣右武衛曹參軍曹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其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遽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雜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聖曆二年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右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不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為將迎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士鈐衛

將軍酒泉郡公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

右衛大將軍使將其眾守洪源谷

又視元年秋閏七月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

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

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

耳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

獲二裨將而還 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長安二年秋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癸未宴論彌薩

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奏現之太后問其故對

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

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

記之

冬十月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

斬首千餘級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吐蕃南境諸部皆

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

贊為贊普生七年矣

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蕭熱入貢 夏四月辛

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迎金城公主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

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

平 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玄宗開元元年冬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二年夏五月己酉吐蕃相全達延遣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全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六月丙寅

吐蕃使其宰相尚飲藏來獻盟書

秋八月乙亥吐蕃將全達延乞力

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與太僕少卿王駿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原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駿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全達延將吐蕃十萬屯大來谷駿選勇士七百

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駿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乙酉命左驍衛郎將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牙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四年春二月吐蕃圍松州 癸酉松州都督孫獻龍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秋七月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五年秋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六年冬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七年夏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十年秋八月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奐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其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奐議之說退謂源

乾曜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奐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眾自積石軍西歸君奐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奐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奐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丙子

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奐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俘使歸涼州謂君奐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奐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眾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贈吾嘗

退師順請脫士卒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王君奭帥精騎邀吐蕃使者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回紇

司馬護輸伏兵突起殺君奭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駭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奭判官牛僧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濯之從弟也僊客本鶻觚小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奭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關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

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冬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

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裴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同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

破吐蕃于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晨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敵四合

十七年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恩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

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禘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下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不聽引兵深入急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今虜不得前自是可能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十八年夏五月吐蕃遣使致書于境上求和 秋九月吐蕃兵數敗而

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遣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嘗開元年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

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僮僕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欵附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無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又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碑入見

二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

突厥叛唐

唐高宗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殷王遙領之調露元年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匄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思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昊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思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滅死流桂州大智思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刺史

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遠擊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十一月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春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匄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



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遠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秋七月突厥餘衆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調露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將兵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

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癸巳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將討之 三月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在累沙北左右總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盧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傳小戰各引去至橫水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陳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歛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秋閏七月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陜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

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曹懷舜等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軍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于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 冬十月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處勗程務挺所逼又迴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耻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又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而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弘道元年春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乙亥復寇媯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

夏五月乙丑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士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五  
為邊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 冬十一月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則大皇后光宅元年秋七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 九月以

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垂拱元年春二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王鈗衛中即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 夏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

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為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二年秋九月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敗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三年春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 秋七月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

常之擊之以右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焉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答之常之曰柰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裴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選為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

永昌元年夏五月己巳以僧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 秋九月壬子以僧懷義為新平道

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

延載元年春正月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

甲戌默啜寇靈州 二月庚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

默啜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

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

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

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秋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紹之曾孫

也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突厥默啜請為太后

子并為其女求婚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

大將軍闡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

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

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

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神功元年春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

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三月闡知微田

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為可汗知微中道遇默啜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

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今方悔過宜待

睚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

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

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為陳禍福阿波

達于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悻悻姚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然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璿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臣默啜由是益疆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

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征罷役故能為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

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  
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擊  
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  
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  
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聖曆元年夏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  
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揚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  
萬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  
上娶狄夷女者由是忤旨出為合州刺史 秋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

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  
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  
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

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進寇  
媯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  
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  
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踈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  
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  
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因將殺之逃歸抵晉陽  
形容羸瘁突騎譟聚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  
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部負外郎時諸州聞  
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  
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以司屬卿  
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  
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

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九月改突厥默啜為斬啜默啜聞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無慙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敞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師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敞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敞冬官尚書謚曰節敞頰之孫也 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

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玄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叱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一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有污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

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窺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怒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糶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髡其肉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先沒於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怯不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救河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磔磔未死乃決其腹剖心投於地猶赳赳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二年臘月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

春二月壬辰以魏元忠檢校

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

匄為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匄俱為小

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

又視元年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長安元年夏五月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

未行而虜退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寇并州以雍州長

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

受季昶節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原專知幽平媯檀防禦仍與季昶



相知以拒突厥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九月壬申突厥寇忻

州

三年夏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于來請以女妻白太子之子  
冬十一月己丑突厥遣使謝許昏丙申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

四年突厥默啜既和親秋八月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中宗神龍元年夏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  
以備突厥

二年冬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  
敗死者六千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

忠義官

景龍元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  
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為卻穀悅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

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  
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  
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業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  
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  
討之上善之 夏五月戊戌以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  
管以備突厥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  
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  
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  
而後度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棄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蹠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  
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

之仁原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原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諾真水為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滅鎮兵數萬人仁原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原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慝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原而輕元楷

睿宗景雲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盟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撲頭衣紫衫南面

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水部侍郎

玄宗先天元年春正月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開元元年秋八月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二年春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敗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閏月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夏四月丁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承清大駙馬天上得

果報天男突厥暉天骨咄祿可汗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  
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月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  
上許以來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  
虔瓘撫存之 十一月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  
者隨便宜區處

三年春正月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  
二月與跌跌都督思奉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匄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  
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

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勅兵以備默  
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

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

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秋七月壬戌以涼州大總

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  
討突厥

四年夏六月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  
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忽不復設備遇拔曳固逆卒頡質略自柳林突  
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臺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  
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霄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勤擊殺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  
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  
特勤闕特勤不受乃以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八月突厥默啜既死

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  
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曠欲谷以為謀主曠欲谷年七十

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  
長史王駿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  
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  
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謀日月滋久姦詐  
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  
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  
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乂安靖比者守邊將  
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  
自銜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曷時已  
嘗寬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曷者頡  
利旣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乂安無變今北虜尚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  
其惠或其親屬宜樂南來校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  
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  
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  
未報降戶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  
兵追討之王駿引并州兵西濟河晝是夜無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  
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  
丞姜晦為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  
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  
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  
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旣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暉欲谷曰唐主  
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  
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  
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

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窟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事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八年夏六月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屠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凶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

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曠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必若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土賧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晙兵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曠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曠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曠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曠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曠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九年春二月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墮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十二年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夏四月召兵部

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干天而戎狄是懼

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

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

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

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

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曠谷欲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

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

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

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冬十二月突厥頡利

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

十四年夏四月辛丑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十五年秋九月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

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

互市每歲齎繒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

馬益壯焉

十九年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毒錄啜及其族黨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

二十九年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秋八月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上遣使諭烏

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丁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匄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連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健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九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

### 唐平奚契丹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

四年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雪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萬均之兄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衆內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冬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府以窟哥為都督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以奚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高宗顯慶五年夏四月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省左武侯將軍延陁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為冷岍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省等為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河下固送東都

則天皇后萬歲通天元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翹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翹剛復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首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璿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八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九  
丁酉曹二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破石谷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雷給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蘗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縋玄遇仁節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叙勲匪石等得牒晝夜無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

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又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賤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涼州都督許欽明之兄欽寂為龍山軍討擊使與契丹戰于崇州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突厥默啜請為太子為國討契丹冊授默啜左衛將軍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眾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河阿小為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碎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

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頃委夏官郎中破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

夏四月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為神策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六月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商

道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為資若按兵拒中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急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窋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窋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恐懼奚人叛萬榮神策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涿水東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

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集之四方  
館門其餘衆及奚習皆降於突厥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  
宗妻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  
丹所脅從後來歸者懿宗皆以為反生剗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  
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秋七月庚午武宜攸自幽州凱旋武  
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  
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  
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誣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  
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  
之

又視元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塑每陷陳如鷲入鳥  
室所向披靡黃麾軍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縋又有駱務整者亦為

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  
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  
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  
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王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  
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以楷固為

左王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  
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睿宗景雲元年冬十月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  
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十二月壬辰奚習犯塞掠

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玄宗元天元年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  
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瑄有隙瑄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

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為并州長史

夏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陁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軍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兔袋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五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冬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

而去

開元二年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翹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韎鞞奚習大欲隆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薛訥與左監

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戎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孽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

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四年秋八月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夾降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酋長拜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為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

五年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無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入其舊以太子詹事兼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冬十一月丙申契丹

王李失活入朝 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為永樂公主妻之六年夏五月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婆固代之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娑固與公主入朝

八年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為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為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為饒樂都督

十年夏閏五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十二年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十三年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為主車駕東巡邵固詣

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

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常氏為東光公主妻魯蘇

十八年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絃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又夫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已酉可突干弑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常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太子朝隱京兆尹裴佑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常述曰五營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晷破之於捺祿山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方朔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 三月信

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晷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晷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已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

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楚王訥之弟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

冬十二月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川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

刺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護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共擊破之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

二十五年春二月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二十八年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天寶四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五載夏四月癸未亡奚酋娑固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為恭仁王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九載冬十月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苜蓿酒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

十載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上護貞水遇兩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虜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待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獲獨與麾下二千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

退謂人曰卿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却之十一載春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耻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晞請奏留不行晞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十三載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十四載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五百九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嘉慶二十五年三月  
 十一日  
 出諸人曰



